

bloom 盛开
盛于繁花·锦绣绽开
新概念书系03-17

第十一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范本 [A卷]

盛开

Bloom

主编 方达

新蕾出版社

第十一届新概念获奖者 作文范本 [A卷]

主编 方达

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开·第十一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范本. A卷 / 方达主
编. —天津: 新蕾出版社, 2009. 2

ISBN 978-7-5307-4394-2

I. 盛… II. 方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1453 号

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

盛开·第十一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范本 A 卷

主 编: 方 达

责任编辑: 刘长鸿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杨雅茹

特约编辑: 程园园

封面图: 年 年

封面设计: 熊琼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n

地 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 纪秀荣

电 话: 总编办(022)23332422

发行部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 (022)233324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380 千字

印 张: 19.5

版 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印刷厂负责调换)

CONTENTS | 【目录】

异境·海的女儿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■ 2 | 海的女儿 | 薛超伟 |
| ■ 10 | 寻荒,止戈 | 薛超伟 |
| ■ 18 | 姑娘若颜 | 金国栋 |
| ■ 24 | 曼珠沙华 | 刘振龙 |
| ■ 29 | 换像 | 郑东升 |

美丽与哀愁·被时光错爱的孩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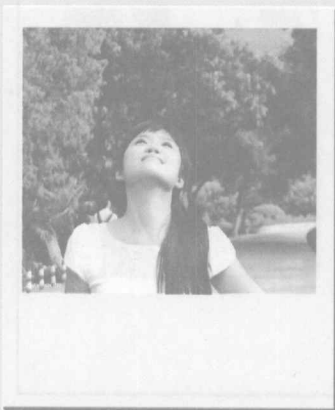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34 | 被时光错爱的孩子 | 张晓 |
| ■ 41 | 吃棉花糖的下午 | 李稳稳 |
| ■ 45 | 这个夏天的灯火,灭了 | 魏烨 |
| ■ 60 | 仲夏 | 李稳稳 |
| ■ 64 | D是一个高中生 | 刘践实 |
| ■ 69 | 杯子 | 杨雨辰 |

暖年·天堂映画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■ 80 | 天堂映画 | 柴梦婕 |
| ■ 88 | 迁徙 | 刘文 |
| ■ 99 | 持酒听锦年 | 陈充 |
| ■ 107 | 盛开的影子 | 郭靖 |
| ■ 111 | 红夜 | 薛超伟 |
| ■ 117 | 西安行想 | 晏宇 |

冷锋·辽阔的平原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■ 124 | 辽阔的平原 | 李超 |
| ■ 131 | 信 | 李超 |
| ■ 139 | 完满 | 郑东升 |
| ■ 142 | 穿外套睡觉的人 | 郑东升 |
| ■ 145 | 兰子 | 金国栋 |
| ■ 158 | 单行道 | 谢添 |
| ■ 167 | 迷失 | 夏克勋 |



CONTENTS | 【目录】



碎光阴·时光三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174 时光三弄 | 张晓 |
| ■ 178 寄给现在的你 | 郭靖 |
| ■ 182 一些值得怀念的日子 | 毛尹航 |
| ■ 185 这样已经很好 | 李稳稳 |
| ■ 188 鱼儿不哭 | 毛尹航 |
| ■ 191 我参加了我的葬礼 | 刘践实 |
| ■ 200 这是一个夏天的黄昏 | 夏克勋 |

对视·暴雨式的激情洗礼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■ 204 暴雨式的激情洗礼 | 晏宇 |
| ■ 207 年轻人的恐惧 | 张晓 |
| ■ 211 太阳少年 | 黄航 |
| ■ 214 在细雨中呼喊 | 黄航 |
| ■ 218 故城 | 周圆 |
| ■ 221 那一场花事荼糜 | 周圆 |

郁爱·荷花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226 荷花 | 刘文 |
| ■ 233 遇见 | 刘文 |
| ■ 242 一个人的落逃 | 杨雨辰 |
| ■ 253 艾米与地铁 | 郭靖 |
| ■ 263 一所琐影 | 谢添 |
| ■ 271 赎罪 | 柴梦婕 |





异境·海的女儿

海的女儿 薛超伟

寻荒,止戈 薛超伟

姑娘若颜 金国栋

曼珠沙华 刘振龙

换像 郑东升

文艺典藏

苏娅看着岸上出神,小鱼看着苏娅出神,岸上的男人看着沙子出神。



海的女儿

文/薛超伟

只有在海上,你才能看见海和天空的亲吻。

海蔚蓝的抚摸,触及天空的时候,又身不由己地破碎了。天空,于是会在黄昏的时候落下火热的泪水。这泪与海融合的时候,那凄艳的景象就沸腾了,然后熄灭。

小姑娘总是在这时候趴在礁石上,看那华美耀眼的景象,尾巴垂下来,末端像一段流苏,在水中漂浮,拨弄着水,拨弄出寂静的音符。

陪伴她的,只有一条小小的鱼,一条纯粹的鱼。日复一日,向她吐着泡泡,仿佛有很多事要跟她说。可事实上它可能只是在呼吸而已。

我们的小姑娘没有名字,真的,没有谁会为一条普通的小人鱼起名字。她们顶多会被陆上一些浪漫的家伙一起称作海的女儿。

小姑娘叫自己苏娅,这是她一个人的名字,尽管没人承认的名字是没有意义的。

那天她在和小鱼比赛游泳的时候，有一个男人在海边对着她——她知道不是对着她，而是对着广袤的大海——大声地呼唤“苏娅”，那声音划开了风的肚皮，然后在海上沉重地跌落。那声音溅起的浪花就那么身不由己地摔在小姑娘的脸上，然后四分五裂。

那一刻，小姑娘突然有一种感动。寂寞的海边，有一个人面朝大海虚弱而坚韧地喊着一个名字，你无论如何也会想成为这个名字的主人。于是她开始唱歌，每个不同的传说里，都会写着相同的坚持，每个人都坚信人鱼的歌声是最美妙的。

事实如此。尽管很多人都把渔船的遇难归罪于人鱼之歌的诱惑。

小姑娘唱着，海风突然滞缓了，然后静静地沉睡了。所有的生物先是惊诧，继而安详地微笑。那黄昏的景象突然变得无比柔和，那种柔和让那男人的眼睛无法适应。仿佛那种美根本不属于人类。男人停止了呼唤，对着海出神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默默离去。

后来小姑娘就叫自己“苏娅”。她只是觉得，被一个人那么执著地呼唤，该是多么温暖。

“小鱼，我叫苏娅，记住了哦。”苏娅俯身轻轻地对那不断吐着泡泡的鱼说，眼睛弯成弦月的形状，很美。苏娅没有注意到，有一瞬间，小鱼的鳃盖突然加速了张合。或许，这可以用人类的“呼吸变得急促”解释吧……

有一天，苏娅在睡梦中听到熟悉的呼唤，“苏娅苏娅……”悲哀而茫然。苏娅睁开眼睛，看到岸上的那个男人。她感觉有些慌乱，急忙潜进了水中，躲在了礁石后面，虽然以人类的视力，他根本看不到她。她躲在礁石后面，听他的歇斯底里，给她一种幸福的假象。

呼唤停止了，苏娅有些失落。她偷偷地探出头，看那个男人。男人躺在沙滩上，对着天空傻笑，呢喃，突然翻身，奋力地击打沙地，然后开始吃沙子。

苏娅感觉心一阵绞痛。蓝色的液体从眼眶里溢出来。人鱼的眼泪，海的颜色。所以，鲜少有人看到她们的眼泪。

小鱼在水中扑腾着，然后不停地转圈，各部位的鳍卖力地协调工作。苏娅看着小鱼，微笑了。小鱼停下来，朝苏娅快速地吐泡泡。苏娅的眼睛眯成了月牙。小鱼突然停止了吐泡泡，然后翻白眼，苏娅急了，然后小鱼又开始吐泡泡了，苏娅愣了下，然后依

着礁石笑,笑得十分痛苦。

可是笑完了,苏娅又抬起头看岸上,那个试图用沙子麻醉自己的人,有让人心痛的憔悴。

苏娅看着岸上出神,小鱼看着苏娅出神,岸上的男人看着沙子出神。

苏娅扑通一声潜进水中,向深海游去。小鱼奋力尾随,可是很快跟丢了。小鱼这才发现,原来以前的“游泳比赛”一直是苏娅跟它闹着玩的。小鱼这才发现,它可能永远要失去苏娅了。

深海,王都。

“你确定你要变成人?”慈祥的女巫第三次反问。

“我要变成人。”苏娅第四次向女巫说道。

“你先听我讲一个故事吧,或许你就会改变主意了。”女巫叹口气,“从前,有一个人类的画家,他从小就喜欢关于人鱼的故事,每天,没事了,都会画画人鱼。他很想有一天,能见到真正的人鱼。即使长大了,也没有忘记儿时的梦想。”

女巫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苏娅,继续说:“然后我们人鱼的一个姑娘被他感动了,爱上了他,并顺着人类入港的河流一直逆流,最后游进了人类的下水道,才终于找到了画家的住所,可是她已经奄奄一息,而且由于水的污染,她身上多处溃烂。或许真是命中注定,她被那位画家发现了,并救上了岸。画家将她安置在浴缸里,细心照顾。可是……”

女巫顿了顿,满脸悲伤和不忍,苏娅也有了不祥的预感。

“可是我们的姑娘不但没有转好,身体反而一天天溃烂得更加严重。原本美好的身体,被脓疮覆盖,甚至还有一只只蛆从她的皮肤挣扎而出!”

苏娅和女巫同时颤抖了下,女巫继续讲道:“画家将蛆一只只从她的身体里抠出来,浴缸漂满了蛆的尸体。然而,这没有一点用。最后,她的脸上也覆盖了脓疮,周身爬满了蛆虫。画家的精神一天天崩溃了。她叫他画她。画家用她的脓血作颜料,开始画她。随着她身体的恶化,一天天地作修改。终于有一天,她死了。”

说到这里,苏娅已经开始哭了,而且害怕得浑身颤抖。女巫看着她,慢慢说道:“你知道故事的结局吗?”

很多天以后,苏娅站在了人类的土地上。脑海中有挥之不去的女巫的故事。可是她更愿意相信那只是无数个爱情故事里面的一个悲剧。她会找到幸福。

她穿梭在人类的世界里,五彩霓虹,在她身上不过流泻下庸俗。她穿着朴素的蓝色连衣裙,一路走来,自成风景。两旁的护道树都哭了,他们想起自己的身世,覆盖在人群的阴影里,找不到只有雨水和阳光才能装饰的美。

苏娅在一家酒吧唱歌,用那些奇异的语言,唱起不属于人类的歌。那天她来到酒吧,对老板说:“我在这里唱歌,不收你报酬。”老板的下巴掉下来,用一种赞美神的虔诚表情看着她。她相信,这样能找到那个男人,因为那个男人曾经出神地听着她的歌。

那个晚上开始,这个小酒吧开始沸腾了。人们纷纷打探她是哪国女子,星探一次次被拒绝又一次次要求跟她签约,而更多的男人,则是跟她搭讪,动手动脚,有些则用出大把钞票,直截了当地表示要交换她的身体。

她都拒绝了,然后平安无事。仿佛这本来就是你不愿意就不会强求的世界,仿佛每个人都愿意尊重她的意思。

可能,海的女儿,本身就有这样的魔力。

于是,她终于如愿以偿了。那天,那个叫砂叶的男人坐在她的前面,微笑着听她唱歌。她发现他的时候,感觉有些陌生,感觉少了什么,或许可以说,少了一种失魂落魄的绝望气质?多了的是成熟的味道。可是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,她唱了一首欢快的歌曲,然后在众人的眼光中,朝砂叶走去,脸上挂着小姑娘特有的可爱笑容,腼腆而恍惚地说:“我是苏娅。”然后抬起头看看他,又加了句:“我就是苏娅。”然后低下头,伸伸舌头。

“我叫砂叶。为什么,为什么你知道……”男人不知道怎么开口了,忐忑而又兴奋。也许他该相信这是神的恩赐,他在海边对逝去的爱人的呼唤,打动了海神。

那个晚上,酒吧里的男人都怀着嫉妒的心情喝着闷酒。老板惊讶地看着这一切,从苏娅朝砂叶走去的开始,他已经做好了酒吧被拆掉的心理准备,现在大家却只是喝着闷酒,仿佛在用一种愤懑的形态祝福他们,仿佛本该如此。

砂叶没有带走苏娅,苏娅也不会贸然地跟着砂叶走,一切如常。这多少令酒吧里的男人振奋了一些。有一个男人甚至站在桌子上醉醺醺地跳起了踢踏舞,然后理所当然地摔个半死。酒吧里一阵欢笑。苏娅微笑着唱歌。

可是苏娅没有注意到角落里另一个孤独地喝果汁的奇怪大男孩。那个年轻人总

是喝一口，然后将吸管插在液体里，用嘴往杯子里吹气，冒起无数泡泡。一个风尘女子本来想找这个清秀的大男孩“谈谈生意”的，看到他的“幼稚”动作，马上一脸厌恶地走开了。

砂叶第一次约苏娅出去是在一个午夜，苏娅唱完了当日的曲目，然后就跟砂叶一起走出了酒吧。

夜晚的光将繁华和破落划分得一清二楚。砂叶走在前面，苏娅怯怯地跟在后面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交错，像日本人旧时代的爱情，恍然间有一种尊卑之分。

男人的脚程很快，苏娅别扭地疾走跟着——她还习惯走路。然后砂叶停住了，苏娅一个没注意，撞在砂叶背上，一边捂着鼻子，一边喊着对不起，砂叶回过头，这个不算年轻的男人看着可爱的苏娅，突然冲动地抱住了她，让她所有的动作和声音戛然而止。

午夜的霓虹静静地在两人身上聚焦。

然后砂叶放开苏娅，拉起她的手，慢慢往前走。他记得他好久没有拉过女孩子的手了，恍恍惚惚，几年前的记忆倒映在这个夜里。

他们在公园坐下，黑夜似乎让风变得盲目，没头没脑地刮起来。于是苏娅的身上自然地多了一件外衣。也许，几年前，他也在同样的公园同样的椅子上，演绎过同样的温柔。

苏娅抬起头看着砂叶的侧脸，这个眼角有皱纹的男人，像夜一样束缚了她。

“咳，那个……苏娅是你的爱人吗？”苏娅说道，又突然觉得怪怪的，暗暗地吐舌头，“我说以前那个。”

沉默了一阵。砂叶开口了，语调像苍老了十年：“她是我的未婚妻。三年前在海上死掉了。”眼前仿佛浮现了那艘船，凄惨的画面，嚎叫的人群，甲板上的尸体。

“对不起。”苏娅低下头。

“是我把她推下海的。”

苏娅颤抖了一下，抬头茫然地看着他。

“船被暴风雨打坏了，漂流了一个月。食物吃完了。大家开始吃死人。她快死了，我把她活活扔下海。他们揍我，他们愤怒地揍我。我当时甚至没有难过，我甚至很开心。我想，我保护了她，她不用被吃掉了。至少……不是被肮脏的人吃掉……”男人断

断断续续地说着，仿佛艰难地从遥远的过去扯来那么多画面，然后艰难地拼凑。

苏娅忍着眼泪，忍着蓝色的眼泪，她怕被他看见。她突然很想安慰她，用她自己的全部，或许也是安慰自己，互相安慰。

那夜，苏娅献出了第一次。不是在旅馆的大床上，而是在公园的角落，草从后面。他撕咬她，侵蚀她，他的手和她的每寸皮肤亲吻。她感觉疼痛而难过，她的手抓着草，不经意地杀死了它们，连根拔起。她痛得流出了眼泪，可她想着只要他快乐就好了，她想，那样她也幸福了。她相信她终于得到了真爱，如女巫的话“你只有得到了他的真爱，才能真正变成人。不然，你就只能退化成彻头彻尾的鱼”。

可是她不知道，那晚她流出的泪，还是蓝色的。夜不忍心伤害她，巧妙地伪装了一切。

以后，她在酒吧唱歌的时候，就再也看不到他了。他好像一个风流客，天亮就走了。可能算作“买单”吧，他寄了一封信给她，附着一张支票。信上只是写着：“我们都被骗了，你不是她，你也没有必要扮演她。她已经被我杀死了，我不能再继续杀人。对不起，我没办法负责。”

她在台上一边唱歌，一边流泪，蓝色的液体滴滴答答而下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可是没有人追问为什么。可能那只是特效，他们只会这么想。

墙角的大男孩，依然在吐泡泡。他的耳翼一张一张的，好像鱼的鳃盖在一张一合。

那夜，两个不属于人类世界的少年，流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无邪泪水。

天亮的时候，他从椅子上挣扎而起，才发现居然在这里睡了一夜。他抬起头，看到舞台上他睡着的公主，他一个人的公主。她每天在舞台上，为谁表演？她不收报酬，为谁表演？她没有得到任何东西，却付出了多少眼泪。

他走到她的身边，将外衣披在她的身上。也许，他曾经在某个公园的长凳上看到恋人们这个温馨的举动，所以他学过来，并期待有一天也对自己喜欢的人做同样的事情。终于实现了。

他很想大声对她说：“公主，我是你的小鱼啊，请让我带给你快乐好吗？让我带给你，我唯一可以带给你的。”可是他终究没有说出口。

阳光叫醒这座城市所有人的时候，护道树们看到那家小酒吧走出一个憔悴的小伙子。它们相信，它们从小伙子眼里看到了这世间最残忍的孤寂。

小鱼不知道应该做什么,更不知道他能做什么。他想起女巫的话,她说每个想变成人的人鱼女孩,都是为了寻找爱。这些世外的女孩,带着没来由的执著,却总是输给这个冷漠的世界。他记得,当时女巫闭上眼睛深深吸气,然后吐出冗长的无奈。

那无奈侵入了小鱼的身体,粘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三个月的时间,你想好了吗?你知道鱼和人的距离,我只能维持这么久……”

他一直向城外走,他强烈地需要一点水,即便不是海水,也能浇灌他的枯萎,这座城市集体性的枯萎。

“我们都在腐烂。”路过一家书店,小鱼看到橱窗里精装书封面上的字那么刺眼。

这时候,苏娅正在酒吧里茫然地捧着衣服。那衣服上面有久违的味道,是海的味道。苏娅的脑海里开始切换无数的镜头。墙角的男孩,墙角吐泡泡的男孩,墙角哭泣的男孩。她其实一直都有注意,只是有些事,你觉得没必要深究的时候,你会假装视而不见。

“小鱼……”苏娅将头深深埋在那件黑色的外衣里,蓝色的液体肆意地浸染,海的气息弥漫。

苏娅开始一如既往地唱歌,一如既往地唱美丽地让人窒息的歌。只是男人们注意到奇怪的一点,苏娅不穿蓝色连衣裙了,不仅不穿,甚至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每一寸肌肤,都不再裸露。

只有苏娅知道,她开始一天天地变成鱼,彻头彻尾的鱼。她的皮肤开始变得粘滑,然后每天夜里会疯狂地疼痛,仿佛很多虫子破体而出。早上看时,身体某处又会多几片鳞片。

“你知道故事的结局吗?”苏娅想起女巫的话,“那个画家疯了,拿起刀疯狂地砍她身上的蛆,连同她的身体一块一块地砍了下来。最后警察进入他家的时候,发现这个男人躺在血泊里,躺在残肢碎体间,露着诡异的笑容。”

苏娅看着自己的身体,被鱼鳞一块块地分隔开来,仿佛一幅残肢拼凑的画面。

这个无助的小姑娘,终于在一天夜里,逃出了酒吧,在路上疯狂地奔跑。她从来不曾想过,她能把自己的腿用得这么灵活——这专门为了一个男人而分开的腿。

她一直走,往来时的路走去,她想回家。

天亮了,阳光拨开人们的眼帘,一切似乎美好起来。或许,也只是似乎而已。

她看见了，远远的柏油路旁，卧着一只鱼。也许不该说是卧着，鱼卧着的姿势，那是死亡的姿势。

她静静地走在那条鱼的旁边，轻轻地蹲下，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仿佛害怕打扰它的睡眠。它的鳃盖徒劳地张合着，嘴巴徒劳地张合着，好像想跟它的公主说话。

公主默默地流下了泪水，不是为她的王子，而是为了身边的骑士。泪水滴落，晶莹剔透，晶莹剔透……晶莹剔透！苏娅看着自己手中的液体，没有颜色。

突然，所有的行人都停下了脚步。人们看见一只鱼，在柏油路上拼命地蹦跳，转圈，吐泡沫，卖力地扇动所有的鳍。灰尘啪啪地绕着它，或是他，跳舞。

然后一切戛然而止。那只可笑的鱼，翻着白眼，永远的白眼。

没有旁白，没有解读。行人不知道这是哪来的鱼，做着这样一个可笑的抗争。这样坚韧的抗争，配从一条鱼身上展现出来吗？他们蔑视着它，然后人群散去。

只有护道树知道，那不是抗争，那只是一条小小的鱼，在逗心爱的人开心呢。他折腾着自己的身体，说：“公主公主，不要哭，我的公主……”

写在后面：

那天重读安徒生，领悟了一个很伤感的隐喻：女孩为心爱的男孩分开了双腿，献出了自己，最后却被残忍抛弃。事先声明：我无意污染童话。

故事新编，本该不应延续原文的悲伤基调。然而，如果不是那么惨烈的话，就不会称其为最悲哀的童话。

赋予一条小鱼爱情，让人鱼得到真爱。这样的象征可能是幼稚了点，却不是虚伪。

我想，这世界的女孩，是该考虑一下自己真正需要的，是怎样的吧。

他对她说,繁若,我想有个名字,属于我自己的名字。叫做止戈。

寻荒,止戈

文/薛超伟 图/DiDier



一、繁若

在梦使村,只有梦是永远不灭的。他们总是这么说。

在这个村子里的人,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塑梦。

从黎明到黄昏,姥姥的针线从来没有停过,一针一线,织华年,织出雪泥鸿爪、过眼云烟。长老爷爷总是不停地捏着泥像,那是每一个梦里的人物、景色,以及情感。而很多女孩子,她们总是坐在河边嬉戏的时候,在水中刻下许多透明的故事,然后用刀裂水取梦。于是你总能看到姥姥织的梦像炊烟一样飘满了天空,长老的梦在地上走来走去,如果捏出来的是树,便会很傻地立在那里。那些女孩子的梦,则躺在阳光下,逐渐化成烟雾飞向没有梦的那些人。

我也是一个女孩子,可我不能像她们一样开开心心地在河面上塑梦,我总是

人抱着琴，默默地去弹奏，那些音符变成梦，慢慢地走着，有些乘着风远去了。它们都很柔弱，因为我的琴声从来都是柔弱的。而这些时候，隔壁的小末会伏在我的脚旁在地上画画。他的梦是最原始最灵秀的，因为他用的笔是树枝。树枝在地上破开一条条纵横的小小沟壑，然后沟壑本身会浮土而出，成为梦境。

那些诞生在梦使手中的梦流，会像雪一样开遍轩窗，也会像风一样融化，却从来不会消失。它们最终流进需要它们的人的体内，给他们以唯一的启示。



在学会做梦之前，姥姥就常常对我说起这世界的从前。她说，梦使是来自世外的人，他们从世外带来许许多多东西，比如梦。它本来不属于这个世界。

她说，许多年前，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。

没有信仰，诸神也没有在这世界停留过。

这里最初的人，在闲暇的时候会抬头看看云，还有许多鸟。他们那时候看天，只是累了，想看看云，看看鸟罢了，而不是寻找天神的庇佑。

可这样一群看似单纯的人，他们却被奴役着，被信仰以外、畏惧以外的另一群人奴役着。

姥姥说，那群人来自世外。却没有告诉我，那群人是不是跟我们祖先一样来自同一个世界。我问长老，长老也不告诉我。或许他已经忘了。或许他只是决定去忘了。他只是跟我说，这个世界的人天生没有梦，也没有别的什么。他们只有一双手，他们渴望得到外物的帮助，于是他们寻找梦境，寻找它的启示。最后，他们向梦使伸出了求救的手。而梦使，他们出卖了自己的梦境，来换取在这个世界存在的资格。梦使的黑夜从此跟他们交换，变成了陌生的空白。

然而我呢？我无数次睁开迷惘的眼睛，睁开我唯一能够打开的东西，我说，姥姥，姥姥，我又做同样的梦了。

她和蔼地笑，那笑映衬出的美像月光洗出的棉絮纷扬，让我沐浴着轻柔。她说，你是梦使村唯一还有梦的孩子，你是希望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梦使他可以掌握梦境，却不能享有它。我更不明白我夜里唯一的一个梦。梦里，小哥哥只说一句话，只给我一个侧脸。一如当初绝无仅有的一次相遇。可我想找到他，我只有这个想法。

二、千颜

有些人，一出生就是怪物。

比如没有面孔的，比如有无数张面孔的。

我出生在一片无垠的雪地里。我从母亲的身体爬出，作为一种荒诞的存在，却很自然地在雪白的大地上划开一道一丈长的伤口，伴随着母亲的血在白里开满嫣红。我的行动被父亲愤怒的右手制止了。我随着他的手升腾而起，他想让我的生命消散在苏醒的一刻以后。然后爷爷阻止了这一切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接受他这么做不